

# 无座车票

旬阳 张涛

“儿子，卧铺车票退了吧，别花冤枉钱……”

“不成不成，路上将近30个小时，长途奔波你们扛不住！”因为要急着去开会，便匆忙挂断了母亲打来的电话。母亲身体不适宜有些年头了，被反反复复的头痛折磨得寝食难安，吃药多年也不见好转，让人很是揪心。

苦于县城医疗资源受限。当地医生建议转诊去省会三甲医院，母亲觉得去大城市花费太大，儿子参军在外，自己年纪大了也弄不清就诊流程，网上挂号、电子支付都成问题，所以母亲的病一拖再拖。

年初，我邀请父母来一趟部队驻地。一是计划带着母亲到军队体系医院，请专家好好诊断一番，再者可以陪着二老在附近转转，散散心。考虑到路途遥远，便买了两张卧铺车票，没想把父母心疼坏了，打好几通电话恳求我退票，意思是跑一趟大几千就没了，血汗钱不该这么花。

“退了不啦，何况妈的病耽误不得，该花的钱就不能省！”我实属有些无奈，语气中带着些许责怪。

“哎……”电话那头，父母叹了口气，便不再说话。毕竟，儿女大了不由娘，我想他们应该也妥协了。

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挂完电话，他俩就踏着积雪，冒着严寒，硬生生跑到十里地外的火车站，费尽周折地把卧铺车票退了，换了两张无座车票。出发之前，他们才小心翼翼地告诉我。当听到这个消息，脑海中浮现起二老拥挤在绿皮车厢里，内心不是滋味。事已至此，除了叮嘱他们到站别忘了下车，等着我来接，已别无他法。

凌晨四点，车站大厅过往旅客依旧熙熙攘攘，我远远地瞅见了穿着藏青色外套的父亲，他手中提着黑色行李包，静静地倚着出站口旁的那根石柱，母亲站在父亲身边，不停地向四周张望，眼神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焦急与期盼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，她的身影显得愈发单薄而憔悴。

“儿子接咱来啦！”当我走近时，母亲看见了我疲惫模样，赶紧用胳膊碰了碰身旁的父亲，先是露出笑容，紧接着眉头紧锁，眼神里满是心疼。父亲扭过头打量着我，而我也回头看着他们。

此刻，我发现父亲已有些好色白发了，我又看了看母亲，即便她面颊地染了黑灰，也依旧掩盖不住满头的白色发根。父母真的老了，他们依旧是我的温馨港湾，却再也不是坚不可摧的城墙，人生几十年的光景，花开花落，人聚人散，父母子女也免不了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分离。

我出生在陕南农村，小时候，尽管家里日子拮据，但父母未曾苛待我分毫，节俭饮食支持读书，盼着有朝一日能走出大山。

何曾想过，人生的转弯往往就在不经意间。那是一个微风吹拂的夏日傍晚，我慵懒地走在洒满橘色阳光的街道，一张征兵海报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上面印着“当兵后悔两年，不当兵后悔一辈子”的宣传语，让我联想起唐代诗人李贺的那句诗：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。彼时的少年心中升腾起万丈豪情，瞬间热血沸腾。因为家里的独苗，亲朋好友知道后，纷纷劝我学业那么优秀其实有更坦荡舒适的路可以走，父母与我坚定地站在一起，只说了一句：让孩子自己决定吧。

当年秋天，我胸戴大红花，如愿踏上军列。火车启动时，送兵现场鼓声震天响，车窗外围观的群众欢呼雀跃让我眼花缭乱，只有父母独处一隅，怅然若失，在人声鼎沸中显得无比落寞。

戎装十余年，回家探亲的日子屈指可数，跟着部队走南闯北，总是奋不顾身冲在任务一线，我沉浸在精忠

报国的荣光中，然而留给父母的却是无尽的担忧和牵挂。那次任务期间，禁止任何人携带和使用电子通信设备，而这一去即使顺利，也可能要小半年，这查无音信的长时间失联，势必会苦了父母的心。

“爸妈，我要出差，近期不再联系，勿挂念！”我不得不含糊其词，出口相告。父亲立刻听懂了我的欲言又止，叹了一口气，然后沉思片刻，慢慢地说：“儿子别怕，到时候勇敢点，服从组织安排，保家卫国咱光荣。”凑在电话那头的母亲声音也已经哽咽，轻轻吸泣两声，但依旧不再说什么了。

父母的爱虽无声，却滚烫。任务结束后，喜讯飞回家乡，我把军功章交给父亲，他急忙呼唤母亲，两人颤颤巍巍地走到阳台明亮处，布满老茧的双手轻轻捧着送到眼前，那昏黄的眼珠里闪烁着骄傲的泪花。

天渐渐破晓，黎明的曙光缓缓揭去夜幕的轻纱，淡青色的天空上，镶嵌的几颗残星明明灭灭。滴滴滴！突然，车站外几声短促有力的汽笛声，把我从混乱的思绪中拽了回来，我咬了咬嘴唇，憋住了眼眶里打转的泪水，顺势接过爸妈捏在手心的那张无座车票，紧紧牵住他们的手，笑着说：爸妈，咱回家！

# 香溪醉花香

市直 奚小莉

寒露过后，一场雨带来气温骤降，安康城区香溪路两旁林立的桂花树一夜之间想开了。和许多人一样，我等这片花很久了，好像桂花不开，就如大餐未上，秋天的程序便没有走完。

桂花树四季常绿，香远溢清，又有“双桂当庭”“塘官折桂”等美好寓意，安康人甚喜桂花，河堤上、花园里、路两旁、农舍前、居民小区随处可见。一株株桂花树枝叶繁茂，精神抖擞，花开虽小，却能散发沁人心脾的香气，特别是每年九、十月份，一夜花醒，高光全开，满城飘香，风里带着香味，衣服上、头发上都是香味，或清香沁脾，或浓香馥郁，空气中就会统一成一种香气，令人醉在其中。城区香溪路两侧栽植着上百棵桂花树，枝干挺拔，亭亭如盖，到了开花季香气密集，路人如掉进一口香薰大缸，在花海里穿行。一簇簇花开繁茂，有的隐藏在绿叶中，有的兀自探出几支，各显精巧可爱。园艺匠人很用心，以丹桂和金桂两个品种间隔栽植，花开两色，错落有致，既不单调也不繁杂，既独立生长又相偎相依。我上班途中、中午休息时间顺便饱赏了从花苞初萌到花谢花落全过程，大约持续十天左右。

花开有信，这桂花开得热烈，开得浪漫，千百年农时而开，恒久不变，曾在皇家园林，也开在农家小院，开在诗人窗前，开在游子心间，开在柳永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的繁华里，开在白居易“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”的回忆里，开在唐诗宋词的典籍里，也开在了香溪路蓝天白云映衬下幸福安康的美好图景里。箭前的四棵桂花树，平常枝繁叶茂区别不大，到了开花季却看出品种不一，各表一树，金桂金黄繁盛，丹桂橙红富贵，银桂洁白清新，月桂娇小雅致，形态色调既千奇百怪，香气却又浑然一体，中国传统文人所倡导“君子而和不同”在这方天地里也得到印证。

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待到花期已过，花瓣瓣落，香味顿减，繁华落尽，夏然而止，潇洒退场。我无爱桂花类爽朗率真的个性，花开安稳妥安，花谢干脆利落，有诗为证：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，何须浅碧轻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”。

# 云吻蜡烛

汉滨 翁军

岚皋县佐龙镇的蜡烛山，宛如一根天然的巨烛，屹立云端，披星戴月。它似苍穹下的定海神针，守护着绵延苍翠的巴山和岚河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造就了这巧夺天工的奇观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犹记十年前，满怀好奇与憧憬，我搭乘户外驴友团的车，沿岚河二级公路疾驰。车停在蜡烛山脚下，我急忙摇开车窗，只见一胖一瘦两位“老驴”，一边吆喝，一边冲到最前面。他们身上背着沉重的行囊，腰间挂着粗绳索，手里握着铁丝网和虎头钳……后来得知，他们是驴友团的野外探路者，称作“领队”，此外还有“收队”“护队”等，户外驴友团俨然一个有模有样的民间组织。

巨古的蜡烛山，被郁郁葱葱的绿植包裹得严严实实，若隐若现的羊肠小道几乎踪迹难觅，犹如一条通往神秘世界的暗道。老驴、新驴们纷纷猫起腰，小心翼翼地拨开荆棘，在山林间窸窣穿地穿行。浸透衣衫的汗水，滴落在脚下沙沙作响的落叶上，仿佛在窃窃私语。征程充满艰难险阻，两位“探路者”都挂了彩，我们在疲惫不堪中感受着大自然馈赠的清新气息，领悟了野奢的别样意趣。

登上峰顶，触手摸云，莫名涌起“一览众山小”的豪迈气势。俯瞰脚下的壮丽景色，所有的畏惧与恐慌，瞬间随风消散。回望沿途，陡峭的山坡，崎岖的山路，每一步都充满挑战，眺望远方，每一帧画卷都惊险而奇幻。弹指一挥间，十年已逝。邀朋约友再次拜谒蜡烛山。或许是加长版伏天的缘故，热得让人一见山腿脚发软。好在旅游项目开发了仿生云梯，右拐左盘连接峰尖。一路上鸟语花香，凉风袭来，令人心旷神怡，舒坦无比。路的确比以前好走了许多，精良的装备几乎成了累赘。我们快步登上云台，熟悉的景色跃入眼帘。极目云海，浩瀚的云海如梦般美丽，恍惚让人置身仙境。

洁白云絮，漂浮眼前，我屏住呼吸，不敢大口喘气，恐惊天上人。棉絮般的云婀娜摇曳，缓缓靠近峰峦，轻轻亲吻翠竹，与蜡峰峰缠绵。对面的莲花峰，如华山般刀砍斧劈，雄伟险峻。静静流淌的岚河，宛如一条蓝色丝带，波光粼粼，美不胜收。

蜡烛山山形未变，山境却在悄然改变。变化一，凿山开洞，遇壑架桥，山腰上多了一条高速路，为静默的山水增添了一抹现代气息；其二，通山路多了一步登天的“云梯”，天堑化为坦途。蜡烛山，这座大自然的杰作，见证着时光的流转和人类的发展，它将继续以其独特的魅力，吸引着人们去探索、去感悟、去沉醉在那无尽的美景中。

# 莽莽山红遇病友

汉滨 胡自兴

2014年11月29日，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那天是个周末，去县河办事途中，我乘坐的面包车被迎面冲来的水泥罐车擦刮，儿子也在车祸中伤了胳膊，和我一同住进医院。我从昏迷中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中午了，睁开眼睛，仿佛刚从另外一个世界走过来，头项、面部，颌下缠满了纱布，浑身上下缠满了各样的管子动弹不得。妻子红肿着眼睛，满是恐惧、忧伤和不安。环望病房，看到亲朋好友一双双担心的眼神，我知道自己伤得不轻。

这是十六楼耳鼻喉科的重病监护室，对面有一排普通病房。因为我的舌根断裂，无法与人交流，无聊时爱瞅门口，看人们来去匆忙，来打发我寂寞的时光。一位身材矮小，身穿棉衣，头戴鸭舌帽，鬃骨上包着纱布的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每天总有七、八次病友在重病监护室门口向我张望，看护士给我导尿，看亲友给我喂稀饭。他无语言，只是立在门口边心疼地看我，眼神里流出了暖暖的爱。老人每天这样无声张望，让静卧在床的我多了些许暖意。

一个星期后，我的伤情得到控制，被转到普通病房。巧得很，我住进了这位老人所在病房，他显得很高兴：“你命大福大，开头几天你严重得很响，这下好了，命保住了。你好好福气，那么多学生娃娃，亲朋好友来看望你，你贤惠的媳妇，肯定是个好人……”老人的这番话让我感动。

老人识字，我把想要说的话写在纸上和他交流。他告诉我，他五世同堂，上山砍柴不幸摔倒，伤了头骨和面部，已在此病房住了一个多月，过几天就出院了。老人健谈，给我讲他的故事，亲切地叫我胡老师，我俩成了忘年交。原本是要记下联系方式的，他离院时，我在负一楼做B超耽搁时间太长，回到病房他已离去。他留下一个纸条：“胡老师，坚强，生命是美丽的。祝你早日康复。”

出院两年来，我一直怀念这位老人，怀念他倚在门口无言张望我的身影，怀念老人语重心长的话语，希望和老人家见上一面，告诉他我战胜了伤痛，登上了讲台。也许是我的诚心感动了上天，在茨沟，无意间和这位老人相遇了。

那年深秋，应好友唐姐邀请，我们一行人周末赴茨沟赏红叶、品豆腐宴。茨沟的红叶成为汉滨区北山的一道靓丽风景线，吸引着众多慕名而来的游人，豆腐也被聪明的茨沟人民做成了一道特色。

中午，好友安排我们一行在“王莽山庄”就餐。在农家乐的院落边，一个身材矮小，头戴鸭舌帽，弯着腰劈柴老头映入我的视线。我仔细瞧瞧，是他，真的是他，两年前同一个病房天天给我讲故事，鼓励我，让我忘记伤痛的他。“老人家，果真是您，太巧了。”我冲到他跟前喊道。他也认出了我，慌忙撂下斧头，一双泥手在衣襟上揩了揩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：“胡老师，没想到在我家遇到了你，我出院那天，没等着您，你恢复得咋样？儿子胳膊上的钢板取了没？媳妇也都好吧？”我一一作答。老人家色尚好，只是比两年前更瘦了。“不是说回来就不干活了么，咋还在劈柴？”“没办法，农家乐每天接待的人多，娃娃们忙不过来，原来要烧十几万斤柴，能干一点是一点。”老人放下斧头，相约我在院子坐下。原来“王莽山庄”是老人的几个儿子开的。近年，随着茨沟豆腐宴走出大山，一年一度茨沟红叶节日渐红火，王莽村也兴起了旅游热，人们喜欢这里的山鸡、猕猴桃、各种土酒，儿孙们瞅上了这个商机，办起了农家乐，很来钱。

“前一阵子，一起上三线的几个伙计约我进城住，我没答应。我舍不得王莽这个地方，空气好，交通方便，进城半天就打转身，我和城里没啥两样。”老人笑了。

吃完午饭，我约老人走走，他欣然同意。我们沿着公路往山顶走，他带我参观了一脚踏三县的界碑，给我讲了陕南第一红军在此开敌的故事。王莽山麓，林海茫茫，漫山的红叶为莽莽大山披上红色的冬衣。离开王莽山时，老人塞给我一盒核桃饺子。

# 游千层河

市直 牛犇

人们都说水没有颜色，然而千层河绝对是例外。我们从安康经高速直达岚皋，沿着岚城公路经杨家院子、四季镇抵达神田大草原，再沿盘山公路顺势而下即可至千层河。

一路上，众人谈古论今，笑慰平生，好不畅快。岚城路蜿蜒曲折，起初并没有什么值得侧目的景色。偶尔经过的老房子还依稀可见标语，遇到的老乡便更少了。有时候偌大一个院子，也听不到多少动静。我坐在车上，不觉有些怀念过去的日子，怀念以前的农村，怀念乡亲们田间劳作的场景。也许，社会进步的代价就是我们必须学会舍去，舍去那些跟不上节奏的东西，而那些太慢太老的正在悄悄消失的就酿成了乡愁，时不时把人们最柔弱的神经拽得生疼。

我们越走越远，越入越深，穿过峡谷，翻过群山，大巴山秋天的韵味渐入佳境。我们迫不及待地推开车门，在四季狩猎场附近开始徒步。一座座大山像是被汉江、岚河灌醉的俊朗少年，满脸通红地向我奔跑而来，一头扎进我的眼眸，跳进我的脑海。漫山的苍绿、金黄、淡粉、嫣红或层叠相间，或连接成片，或各据一方，在五彩斑斓的岩峦之间忽而拂过一阵氤氲岚气，在最精彩处留白，在最留白处精彩，既成全了人们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美学需要，也昭示了人生需要留白的深沉哲理。我对安康的爱也在这这一刻和烟峰、溪流、树木融为一体，心心相印。

“我们走吧，这里只是前奏，千层河更漂亮！”朋友们把我从自我陶醉的世界里叫醒。回头，九曲盘桓的沿山公路，远远地通向远方，通向迷雾遮掩的另一个世界。

我们在画廊里绕啊绕，巴山的秋天也跟着海拔的升降调整着自己的妆容。车窗缝隙吹进来的风湿漉漉的带着些许甜意，不急不躁地亲吻着脸上的每一个毛孔。时间在这里消逝很快，眨眼间我们就抵达千层河广场。不见其人，但闻其声。首先进入我耳朵的是千层河下游的流水声，我努力在淙淙、潺潺、簌簌、款款、哗哗中寻找一个词语来形容它，却发现几乎都不贴切。或者，只有经历了世事风雨的人才能听得懂他的呜咽，听得懂她娓娓道来的故事，在婉转处中间夹杂着巴人深邃的歌声。

颠簸百余公里只是为了目睹千层河一眼，当真的慢慢走近她，我没有了先前的激动，只剩下一颗宁静、虔诚、澄明的心。千层河就在那里流淌着，或宽或窄，或急或缓，或静或动，在幽谷、奇石、芳草、茂林的围绕中层层递进，流水的音阶也随着河床的攀升变换，不停地演奏着珠玑妙乐。我们沿着步道而上，变化多端的飞瀑、清泉、深潭每经三步、五步、十步即可给人目不暇接的震撼。人工步道依山就河而建，与大自然和谐融为一体，金风习习，丹叶飘飘，绿苔盈盈，飞鸟簌簌，古木苍苍，行走其间顿觉人生易老，过客匆匆。

人们都说水没有颜色，然而千层河绝对是例外。她从不要协，只在静和动两个极致徘徊，在平坦低洼处静得没有一丝波澜，在高崖、巨石、险滩或声如雷震，或跳跃着奔，或絮浪翻腾；一时清澈无暇，一时洁白如玉，一时绿如翡翠。总的来说，千层河是白色的，千层万叠无穷尽，肤如凝脂，身似白莲。当然，秋叶也红得各有次第，朱红、嫣红、灼红、绯红、殷红、幽红、银红各自占领着自己的阵地。黄色、绿色、褐色也不甘示弱地较着劲，填充着秋天最初的基础。晚秋的小径、河岸，林下落英缤纷，色彩斑斓，最有诗意的是水与叶的结合，像极了纷纷扰扰、摇摇晃晃的人间。红叶是一颗凡心，有的静若禅僧，有的随波逐流，有的犹豫盘桓，但我们人终究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航线，一丝不苟或者漫不经心地启程、爬升、翱翔、降落。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了父老乡亲们浪漫的情怀，不清楚他们何时给这里的每一个深潭都起了有趣的名字。友人边走边对我喊出来，黑龙潭、白龙潭、日月潭、猪槽潭、跳鱼潭……大家听得云里雾里，却也乐在其中。

一路走走停停，我们完全地沉浸在巴山的怀抱，无牵无挂，无牵无挂，身心俱醉，宠辱皆忘，怡然自得。如果说大自然给了安康秋天十分姿色，千层河必定占了三分，而且是精华中的精华。朋友说有人称千层河是“小九寨”，我却不以为然，如同别人称呼安康是西安的“后花园”一样甚至有点反感。我就是我，为什么是别人的附庸，是别人的影子？我始终坚信造物主是公平的，她给了我们这方神奇山水便给我们生生不息的资本。

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。看着日夜流淌的千层河，我再次陷入沉思。她的每一个水纹里都篆刻着大巴山和安康人的基因密码，也书写着对四海游子的深深眷恋。



吉祥如意

王夫棣作

# 瀛湖

第1415期

# 八仙洋芋

汉滨 卢慧君

平利八仙镇位于平利南端，华龙山下，这里四季云雾缭绕，景色如画，相传八仙四海云游时迷恋此地，在此修炼丹，故得名“八仙镇”。这里不但景色优美，而且人勤劳智慧，什么桑叶、花椒叶这些常见的，容易被忽略的树叶在八仙人的手中，都能变成餐桌上的美味。

八仙的美食在安康很有名，以八仙命名的餐馆不少，最有名的当数香溪路的“八仙会馆”。我曾多次在这里品尝八仙美食，我的最爱，还是八仙洋芋。

还未到八仙，我就对同座的云芳说：“我要吃八仙的洋芋，最好能买一些带回家。”我对洋芋情有独钟，酸辣洋芋片、洋芋丝、腊肉或鸡肉炒洋芋片、腊排骨炖洋芋、洋芋拌汤、洋芋米饭、蒸洋芋米、烧洋芋，都是我喜欢的。

洋芋和小麦成熟时间差不多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到麦子和洋芋成熟的时候，我就会和姐姐一起，端一大盆洋芋在村旁的小沟里洗洋芋，沟里上上下下，有不少和我一样半大的孩子洗洋芋，一张张开心的笑脸像嫩嫩的洋芋一样可爱。回家母亲用葱姜大蒜炒了洋芋，然后不是洋芋拌汤就是洋芋米片，有时，也会给我们包洋芋素饺子。那天天的、新鲜的麦香和洋芋香真的是美味无比。

小时候，以为天下的洋芋都是一个味，直到有一年，父亲让在平利工作的堂叔给生产队买一些高山洋芋种，当时买的就是八仙洋芋种，所以记得这么牢，是因为夏夜乘凉时，听大人们讲过八仙的故事，当时觉得既新奇又充满了幻想，神仙居住的地方该有多美啊！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去看看。从高山下来的洋芋，来到土质肥沃的月河川道，一个个长得圆滚滚、鼓囊囊的。那一年，洋芋大丰收，也才知道，同样叫洋芋，味道却大相径庭。八仙洋芋软、糯、面、甜、炖汤、做饭、烧烤，味道更佳。

我最拿手的就是酸辣洋芋丝和洋芋拌汤。办公

